

# 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

辛文岩

为人民而创作,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,“人民是文艺之母。”“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,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。”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,重申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属性,为广大作家在新时代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、以精品奉献人民指明了方向。

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,生动谱写时代与人民的新史诗。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也是时代的创造者。”回顾过往,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由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;立足当下,气象万千的时代画卷是由中国人民共同绘制的。万涓成水,汇流成海。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,我们才得以向世界庄严宣告,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中国人民在奋斗的过程中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,彰显了创造历史的火热激情,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。书写这些伟大的创造主体,记录他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,是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不断证明这样一个真理:只有与时代同步步伐,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,文学之树才会枝繁叶茂。新时代的作家要不断地从时代巨变中汲取创作灵感,用多样的笔触描绘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,表现人民群众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,创作出无愧于历史、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新史诗。

文学创作要歌颂人民,刻画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经

典形象。既然历史和时代是由人民所创造的,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就要“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、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”,“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”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,而是一个具体的人。他们有梦想与希望,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。新时代的作家要倾听人民的真实心声,用生动的文字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转化为对人民的美好献词。在对时代和人民的书写中,作家们要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,展现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热情,甘于担当和奉献的高尚情怀以及昂扬奔向新征程的精神风貌。“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,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。”新时代作家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,按照美的规律塑造,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拼搏者、英雄等各类形象,不断丰富经典形象画廊,让读者在这些艺术形象中感受历史的脚步和时代的气象。

文学创作要扎根人民,在深入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与创造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。只有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。在新时代,人民生活的广袤大地、人民创造历史的火热实践,正在向每一位作家发出召唤。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迈出书斋阁楼,走出方寸天地,不断增强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,在深入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。要解决好“为了谁、依靠谁、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,做到“身入”“心入”“情入”,把自己

的思想情感与人民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,让自己的心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。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既需要有相关机制的扶持和激励,更需要作家将之视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和主动的行动。新时代的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广大作家要主动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,主动深入人民生活的现场,抓住那些有意味的细节,把握斑斓多姿的生活色彩。同时,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中,扩大自己的胸襟,提升创作的视野,使自己的思想更具穿透力。

文学创作要鼓舞人民,以优秀作品倡导健康文化风尚。现实生活是多元的、复杂的,作家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,用精彩的笔墨聚焦那些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东西,用文学的力量温暖人、鼓舞人、启迪人,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。针对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和丑恶的现象,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那样,“用光明驱散黑暗,用美善战胜丑恶,让人们看到美好、看到希望、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”。人民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,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。马克思说过:“人民历来就是作家‘够资格’和‘不够资格’的唯一判断者。”翻开历史,我们就会发现,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发挥着引领时代风尚、铸就民族魂魄的重要作用。它们不仅留存在书页上,更镌刻在人民的心中,滋养着一代代的读者。新时代新征程上,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怀,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。

上期“双塔”介绍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张二棍,本期刊出另一位获奖者、我省作家闫文盛的自叙文章,从中不难看出一位作家探索思考、求变创新的成长之路。

——编者

我思故我书

闫文盛

## 全景式全视角的英雄赞歌 ——《跨过鸭绿江》剧本创作思路

余 飞 王乙涵

《跨过鸭绿江》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、领袖人物以及众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,相比一般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空间有限、创作难度大,创新难度更大。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创作任务,我们共同形成了此次创作的“顶层设计”。

第一是全景式地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。除创作层面外,还涉及到忠实还原当时国际关系、国际局势等政治层面的因素。在前期策划和创作的时候,我们和各方专家反复论证过各种方案及可能,包括正面战场如何详略表现,国内抗美援朝运动如何体现,真实的志愿军将领和英雄如何出现以及虚构人物线索到底不要、占多少比例等。最后确定了如下创作思路:以抗美援朝的重大史实为主体,从出兵决策开始,对五大战役作全方位的表现,陆军为主、空军为辅;正面战场为主,后勤运输保障为辅;朝鲜战场为主,国内人民的积极支援为辅。力争多侧面、多角度、全景式地正面展现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。

第二是全视角展现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。

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,意味着既要表现国家命运、世界格局,领袖的运筹帷幄;也要表现战争场面和英雄人物、英雄事迹。我们的方法是将人物和事件分为战略、战役和战斗三个层面来叙述。



电影《跨过鸭绿江》海报

战略层面,我们要表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,以及作为领袖的艰难抉择。当时新中国刚成立,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,作为国家的领袖,最终决定入朝作战,是经过连续十几天不眠不休作出的艰难决定。

战役层面,以志司作为全剧叙事的枢纽,辐射到各个战场,主要表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志司将领。彭德怀清晰睿智、指挥若定、不惧艰险,同时他也有紧张焦虑、痛苦悲伤的一面,有发脾气和轻松顽皮的时候。

具体战斗层面,是指基层指战员。朝鲜战争区域跨度很大,有五次大的战役,有无数次小的战斗。无数英雄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冰与火的考验,但是篇幅所限,只能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。比如,长津湖的冰雕连和杨根思、黄继光、邱少云等真实英雄人物,我们尽量从不同的侧面、以不同的手法来讲述英雄的故事。

此外,还有敌对方的真实人物。我们没有刻意丑化和矮化对方来抬高我方。而是站在公平客观的视角,两方相互对立、相互衬托。敌人的强大,更衬托出我方敢于亮剑的英雄气概、有勇有谋的东方智慧。

第三是在尊重历史还原史实的前提下保证观赏性。

我们在创作的时候,心中的信念就是要真正地让观众感到震撼和感动,既要真实又好看,有情节性有悬念,我们的方法是类型化。比如,设置类型化的人物。朝鲜战场区域跨度很大,除了志司能够作为枢纽,其他的战场都是各自作战,很容易写散。为此,我们在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,设计了几个虚构的典型人物进行穿插,将几次战役和几个战场进行串联。他们包括侦察兵、狙击手、医生、护士、汽车兵、文艺兵、宣传干部等,这些人的行动比较灵活,可以在不同的部队里面活动,把不同的部队和战场联接起来。同时,可以弥补真实人物在叙事上难以展开的问题,也能把更多抗美援朝无名英雄的事迹整合在这些人物身上。

另外,尝试在真实历史的缝隙间寻找戏剧性。比如有这样一段情节:刚刚入朝的彭德怀去跟金日成见面前,随行人员和电台车都跟丢了。毛主席这时候又发来电报,要求邓华等人与彭德怀不要分开。真实的情况是邓华等人与彭德怀已经失联,两天后电台车才找到彭德怀。这失联的两天实际上就是历史的缝隙,这两天发生了什么?怎么让彭老总毫发无损地返回司令部?类型化的创作手法和虚构的人物就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。

《跨过鸭绿江》还实现了影视同拍。电影版《跨过鸭绿江》去掉了电视剧版中的虚构人物线,以彭德怀的视角叙事,为观众展开了一幅恢弘壮阔的战争画卷,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全程,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献上了一首浓墨重彩的赞歌。

## 古诗词之美,现代人“够”得着

黄意明

中国古诗词的文化理想与生命情感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站在今天的时代,如何理解古诗词的内在文化精神,更好地发扬其中体现的永恒价值显得尤为重要。

### 读诗可兼重情感和哲理

就文学经典的诠释而言,一般诠释学有两种路径:一种是符合论,中国的文艺批评基本上以符合论为主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云: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乎?是以论其世也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知人论世说”。“知人论世说”对后代的影响很大,它要求理解创作者的原意、作者和文本发生的时代背景、个人经历等要素。

另一种是视界融合论,这种理解较强调阅读者的阅读体会,重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。今天我们阅读古诗词,应该兼有符合论和视界融合论两种眼光。

另外,在传统中国的诗论中,比较偏重于诗歌的情感价值,《尚书》说“诗言志”,陆机说“诗缘情”,“志”为情志,“情”为情感,都属于现代所云的情感范畴。今天我们阅读古诗词,还应该兼重情感和哲理两个向度,而不必厚此薄彼。

### 开阔意境与今人共情

以唐代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为例: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。”

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孤独的诗人,漂泊到异乡,远处的暮霭和炊烟缓缓升起,勾起诗人浓浓的乡愁。诗人于是把眼光投向远处的山水,他看到在广阔平原上,

天幕低垂,与远树连成了一片,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怀抱,抚慰着世间万物;江水是如此澄澈,倒映着一轮皎洁的明月,就像一个多情的岁月老人,关怀着失意的旅人。

诗中的整个自然界是人化的,山水近人,江月有情,这就是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的艺术表现。自然山水并非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对象和他者,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怀抱与家园,人生的各种孤独和失意,可以通过物我交融的方式缓解。

再以宋代贺铸《青玉案》来说:“凌波不过横塘路,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华年谁与度?月桥花院,琐窗朱户,只有春知处。飞云冉冉衡皋暮,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试问离情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”

这首词表面看来是写与美人错过的闲愁,但一些论者注意到这首《青玉案》可能是用“香草美人”的传统,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,笔者对此较为认同。

在笔者看来,词中女子虽可能是现实所遇,更可理解为三春美景的象征,并且象征词人曾经的少年情怀与青春岁月,既不足为外人道,别人也不易解,此即所谓“只有春知处”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,词中巧妙的时间转换,风絮、梅雨皆是初夏景物,比起此词之上片所言春情,有着较大的时令跳跃。由初春季节的转化,带出心境的变化。春已去,几多年少心境已不再,代之而起的是面对中年倏然而来的茫然。这样理解,或许更能达到古今视域的融通。

今人阅读古诗词,应注重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,以今人的眼光与古人对话,最好能兼顾不同的视域,另外情理并重,这样读古诗词就能常读常新。



《主观书笔记》书影

